



# 兒童靈命塑造由家庭開始

## 專題 文章

### 引言

在2019年的教會普查中，不少教牧反映年輕人及信二代的流失是教會最困難的牧養課題之一。當中，不少離開教會 (de-church) 的青少年反映他們未能在生活中經驗神。在社會事件、疫情及移民潮的衝擊下，青少年信徒離堂的情況日趨嚴重。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為何信二代在兒童區被牧養長達6至8年，但卻說自己未能在生活中經驗神呢？誰可以幫助他們在生活中更深刻地經驗神呢？

這個「將信仰生活化」的重任其實是上帝賦予父母的使命。家庭是培育孩子信念的主要場所，也是塑造人靈性的基地。無論父母是否刻意地培育，家庭深深地塑造人對信仰的感知和經驗，甚至父子關係會深深影響一個人的神觀。有如一個盆栽，孩子有如小花被栽在家庭的土壤中，父母的婚姻關係及家庭的氣氛影響着泥土的濕度。無論泥土是肥沃或乾涸，都影響着孩子靈性、性格、身份和生命目的的建立。<sup>1</sup>

在孩子的靈命塑造歷程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 (primary) 老師。孩子一出生就接觸並模仿父母的一言一行。父母也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 (prominent) 老師，父母對孩子的接納和評價給孩子最深遠的影響。同時，父母是孩子成長中最強大的 (powerful) 老師，父母可以將信仰生活化地融入



鄭毓華老師  
本院基督教教育科講師

<sup>1</sup> Kurt Bruner and Steve Stroope, *It Starts at Home: A Practical Guide to Nurturing Lifelong Faith*, New edition. (Chicago, Ill: Moody Publishers, 2010), 17–22.

孩子生活的各個層面，透過生活的種種細節，潛移默化地轉化孩子。這是一種最有力的「非正規的教導模式」(informal teaching mode)。

## 聖經中，上帝對父母的召命

自舊約以來，神命定「家庭」作為培養以色列人跨代信仰的基地。神以家庭作為祂與人立約及救贖的基礎。神以「盟約」將一個人的家庭和幾代人的家譜連繫起來，以成就祂的救贖計劃，顯出祂對人的慈愛和承諾。<sup>2</sup>及至新約，耶穌基督生於約瑟與馬利亞之家(太1章)，開展了救恩的新一頁。末後，神使用羔羊與新婦的家庭來將信徒群體納入於救贖之內(啟21:2；22:17)。

上帝將指引、培訓及教育下一代的首要責任賦予了父母<sup>3</sup>，並強調父母的教導角色。在猶太人的民族族訓(Shema)(申6:4-9)中，強調父母要在日常生活的任何時地與孩子談論神的話，又要將神的話視覺化地呈現在生活中，好使下一代學習一生愛耶和華。聖經特別強調父親在家庭中的領導角色。父親是一家之主，需要向孩子提供靈命發展的指引。所以，家庭的功能與會堂相似，會堂的對象是成年人，而家庭的對象是兒童及婦女。所以，家庭就正是一座「小會堂」，成為了兒童靈命培育的主要基地。難怪著名的基督教教育學家羅伯特·帕茲米諾(Robert Pazmino)指出當聖經談及教導職事時，最重視的是父母在信仰群體的教導角色，並以父母為承傳信仰的關鍵(申6:4-9；詩78:1-8)。<sup>4</sup>

新約中的《家庭法則》(family code)(弗6:1-4)，肯定了父母的教導權威。父母透過教導來建立孩子敬畏神的心，同時，孩子也要在主裏順從父母。神的吩咐成



為信徒家庭全家人的降服點。聖經強調「終身之信始於家庭」，家庭成為人類建立崇敬、崇拜和祈禱的靈性場所。<sup>5</sup>

從舊約到新約，「靈性培育的神聖範式從來都沒有從父母的責任轉移。」<sup>6</sup>提摩太·保羅·瓊斯(Timothy Paul Jones)指出「培育孩子成為神的跟隨者的第一責任從來都不在於聖殿、會堂或專業的傳道者身上，這責任乃在家庭本身。家庭為門徒訓練提供了基本的場景，而父母則是子女的第一位門徒訓練的師傅。」<sup>7</sup>而羅馬書八章15節肯定了信徒同為「神的後嗣」，教會就是神的家，所以當教會與家庭合作時，便可大大增加對信徒(特別是對孩子)的教導效果。<sup>8</sup>

## 歷史中，上帝重視家庭教育

在教會歷史中，「家庭門訓」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十二使徒遺訓》和《巴拿巴書信》。這兩份文獻向父母提出了相同的命令，並總結了首兩個世紀的基督教習俗。使徒命令父母：「你們要培訓你的子女自小就敬畏上帝。」<sup>9</sup>教父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以畫家和雕塑家這兩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父母在培育孩子上的角色。安東尼指出「有歷史證據可以證實，在教會的早期，兒童被視為教育的優先事項。」<sup>10</sup>

<sup>2</sup> Michael Anthony and Michelle Anthony, eds., *A Theology for Family Ministries* (Nashville, Tenn: B&H Academic, 2011), 195.

<sup>3</sup> Ibid., 195.

<sup>4</sup> Robert W. Pazmino, *Foundational Issue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3 edition.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Academic, 2008), 69.

<sup>5</sup> Allan Carlson and Paul Mero, *The Natural Family: A Manifesto* (Dallas: Spence Pub, 2007), 4.

<sup>6</sup> Randy Stinson et al.,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Three Views*, ed. Timothy Paul Jones (Nashville, Tenn: B&H Academic, 2009), 46.

<sup>7</sup> Ibid., 19.

<sup>8</sup> George R. Knight, *Philosophy &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 4 edition. (Berrien Springs, Mich: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13.

<sup>9</sup> Stinson et al.,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Three Views*, 19.

<sup>10</sup> Ibid., 25.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十分重視家庭教育，他認為家庭要活出一個「在地如在天的國度」(earthly kingdom)<sup>11</sup>，而「家庭必須推展福音。父母是家庭的牧師，他們在上帝面前宣誓的職責是把福音傳給全家人。」<sup>12</sup>馬丁路德自己也身體力行地活出婚姻與家庭的精義。他的婚姻親自打破自五世紀以來「重獨身、貶婚姻」的事奉觀，路德婚後生養了六個孩子，肯定了孩子是父母生命的祝福。他肯定了養育孩子的價值，認為這是父母在世最崇高和最珍貴的使命，因為這使命涉及拯救靈魂。<sup>13</sup>由此可見，為人父母不僅是一種世俗的職責，也是一種神聖的召喚。只可惜今日許多年青的信徒夫婦因為種種原因已經不願考慮生育，世俗的廣告也將孩子定位為對父母的負擔多於祝福。

在18世紀被譽為美國最出色的神學家約拿單·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訓誨父母：「家庭教育和秩序是人獲取上帝恩典的主要途徑。如果這途徑失敗了，所有其他途徑都會被証實為無效。」他與查理斯·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合力提倡父母要實踐定期的家庭崇拜 (family devotion)，讓孩子感受到父母對他們靈命狀況的關注。<sup>14</sup>

18世紀末，羅伯特·雷克斯 (Robert Raikes) 以主日學的形式來教授工業革命時期的童工。這場「主日學運動」不只解決了社會問題，更推動了政府關注兒童的普及教育。於是，教育模式漸漸由非正規的家庭教育轉移為以學校和教會為主導的正規教育。同時，工業革命不單影響着生產模式的分工，也導致家庭責任和教會事工的分工化現象。難怪這二百多年以來，以父母培育孩子靈命的使命已不知不覺地從我們的時代中消失。

香港的雙職父母將家庭責任分工處理，例如我們會將照顧孩子起居的責任「外判」到家傭手上，將督促孩子學習的責任「外判」到補習社中，又把培育孩子靈命培育交托給教會。從教會的角度，在過去的20多年，九成以上的香港教會奉行「分齡牧養」的牧養模式，兒童、青少年、成人都各有專屬的群體，牧區分割，也拆散了家庭的力量。父母並非不想教導孩子屬靈的事，而是大多數作為信一代的父母根本無路可循，因為「家庭靈命牧養」在過往的20多年中根本不是教會所倡導的，父母又從何得知這個天賦的使命原來是如此重要呢？當家庭未能成為幫助孩子信仰生活化的基地，最終令孩子未能體會「信仰就是生活」。

## 總 結

### 大時代中，「以家庭為本的兒童牧養」給今日教會的啟示

猶太人的歷史親自示範了家庭宗教教育的重要。他們亡國後過着被異族統治和散居的生活，但他們並沒有被同化或消失。他們在1948年奇蹟復國，除了是出於上帝的保守，更是因為他們按着Shema的吩咐，以家庭作為培育靈命的基地。所以，即使聖殿被毀、會堂散落，時代的改變都沒有減滅他們對上帝的敬畏。他們的見證給香港教會甚麼啟發呢？我們可以如何為信仰的承傳未雨綢繆呢？

香港正處於急速改變的年代，在疫情和社會因素的影響下，近來已有人開始擔心教會和基督教學校的教導功能可能會逐步收窄。但相對而言，惟一一個永遠都不會關閉、永遠都不會暫停的教導基地，就是家庭了。願教會能把握時機，帶領父母回到上帝的牧養心意上，以建立教學相長的敬虔父母為首要的使命。

<sup>11</sup> *The Large Catechism, The Book of Concord: The Confessions of 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2000), 410.

<sup>12</sup> C. Jeffrey Robinson, Sr., "The Home Is an Earthly Kingdom: Family Discipleship Among Reformers and Puritans," *Journal of Discipleship and Family Ministry* 3, no. 1 (2012): 18-19.

<sup>13</sup> Stinson, et al.,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19.

<sup>14</sup> John Gere, *The Character of an Old English Puritane, or Nonconformist*, quoted in J. I. Packer, *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 (Wheaton, IL: Crossway, 1990), 160.